

2012年10月13日至11月6日，空间站将为您带来新锐艺术家商成祥的首次个人作品展，展览将集中呈现艺术家近三年来的代表性作品。商成祥一直以一种稠密，忧伤，审慎和焦愁的态度，去记录他悬置于内心深处的“非现实的荒梦”。他形容这是一种“使肌理超越了物质和物象的局限，称为心灵振颤的记录”。

在展览体现的绘画语言的冲突和进化中，凸显了艺术家与日俱增的自信和爆发力。他不断回归到纯粹的、原始的表达方式上去，密集而肯定的笔触和荒诞却又具体的形象，为我们带来一种强烈的不安、冷酷的平静。那些废弃的希望被苦心装点的失望裹挟，梦想一路奔向毁灭那不可遏制的极速征途。

商成祥总是用灰暗的镜头记录他的世界，在日常中剖析暗藏的威胁，制造莫名的冲突关系，对未来忧心忡忡。如果以事件发生的状态来看，他的作品主要来自两个线索：一个是对未来充满不安的希望，这也是一种可以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悬浮，能够引起内心共振的东西，但是这种看似正面的能量又难以直接用言语去交流。另一个是对于往昔世界的专注，似乎是对难以抗拒的时代步伐一种执拗地挽留和致敬。商成祥说：“始终有一种能量推动着我去反复地思考，这种无形的精神力在内心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是什么驱使着我们去不断的坚持探索，最终又在什么地方找到出口？艺术的救赎性力量对应着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和悲剧色彩，如照妖镜一样，将人们精神上的孤寂和恐惧照的无所遁形。”

也许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追求的终极是虚幻。”商成祥是一位对物件与精神力量的关系有高度敏感的艺术家的，他与日常而不平常的生活接触，沿着自设的精神吸引力法则进行创作，坚定的放逐希望与梦想，收获了深刻的痛和恒久的爱，也发展了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力量。

“荒梦——商成祥2012年个展”访谈

空间站：几岁开始画画的？那会都画过些什么？

商成祥：大概在幼儿园时候就开始画画，当然当时画的是一些简笔画。从小就对画画有感觉，也是一种本能，就像有些小孩从小就会唱歌跳舞一样，我从画画中也找到了乐趣。还有就是周围的人会说，这个小孩儿会画画，这也在幼小的心中埋下了最初的自信。

空间站：有什么事情促使自己报考美院并成为职业艺术家吗？

商成祥：考美院一直是我上大学前的梦想，我知道自己只有走这条路才有成为艺术家的基础。上大学是我目前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吧。考学的时候家里人都希望我报考环艺设计，将来找工作会比较容易，父亲在家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像这种重大决定都是父亲说了算，但最终还是我自己做了油画系的选择，油画系也是我最初的目标。

空间站：学习时有哪些一直喜欢的艺术家和流派吗？

商成祥：我有几个特别喜欢的国外艺术家，培根、基佛、莫兰迪、蒙克等。

空间站：当时上学画画应该很苦吧？拿到全系第一不容易呢。

商成祥：总体来说上学时的苦和现在比要轻松很多。上学时学画画的路我自己总结有几个阶段吧，考学前学画画是比较苦的，因为每天都画几乎同样的东西，很是机械，基本没有乐趣可言，同时还伴有考学的重任。不过那时基础打的也很牢；再就是上大学刚开始时候觉得什么都新鲜，可以接触各种之前没有尝试的画法，尤其我还是表现主义工作室的，那时候觉得画画是美妙的。上了一年学以后，大部分新鲜劲儿都过去了，发现自己在艺术这条路上太渺小，就是在班里这么小的范围内都算不上最好的，这让我很苦恼，觉得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也想过放弃去干点别的。大二的时候就基本上没在画画了，瞎忙活一年多，最终发现自己还是离不开画画，也只有画画才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认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坚定了要做艺术家的目标。

空间站：觉得自己从哪个系列开始找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方式的？

商成祥：从最初上学时候的《安全出口》系列我就开始在创作的路上探索，虽然那时的作品还不成熟，不过也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了一些，毕业创作的那张也是我认为在上学期最能表现我水平的代表作。毕业后的《发现》系列是我认为开始慢慢进入状态的一组作品，《发现》系列后我又开始许多新的探索，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不断的尝试又不断的自我否定，这个过程也开始让我慢慢的走向成熟。直到这次展览的作品我认为是在我创作中的一个新高度。

空间站：这次展览都是近两年内的作品，第一次个人展主要想呈现什么？

商成祥：这次展览是我这两年来对自我创作的一个总结。毕业后在创作上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挣扎，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找答案，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陌生漆黑的路上，前方的一切都未知，只有不断的前行才能找到答案。我的路还很长，还要在坎坷中寻找希望。展览主要想以一种超现实的视觉体验展开对人生的探讨，在观者接收到视觉冲击的同时达到一种内心的悬浮。

空间站：纵观这几年的作品，你的创作体系还是很明确的，例如你的《Perfect——残破》、《等待的生命》、《荒梦狂想》和《迷途》系列等。建立这些体系都是有特定环境导向的吧？

商成祥：《Perfect——残破》系列的创作周期比较长，大约一年半。这一开始是我爱人给我的一个提示，她和我最近经济比较紧张，我当时就想那就画一个提款机吧，然后再砸碎它，这种情绪也是源于对现实的无奈，同时伴随着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反击。画了几张后发现《Perfect——残破》系列积聚在一起可以形成很大的冲击力，之后就开始考虑把它当成一个系列去创作。而且碎玻璃的纹理很有意思，可以把它看做是抽象素材，能够延展和探讨的空间很大，可以随着思绪一直画下去。

《等待的生命》组画背后有着我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在这幅画之前我很少思考生命的意义，一直认为这个题目太大，很难表达。但有一件事触动了我，那是去年4月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好的高中同学死了，给我的触动非常大。他是病死的，从他第一天查出得病到去世的多半年里，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看他。每次去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坏消息，病情每一天都在恶化。从我第一次去看他时还和平时一样和我说笑到他不能行走再到不能说话。这个过程让我非常的恐惧。第一次感到死亡是多么的可怕。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去看他还和他说一切会过去的，临走时还说过两天再来看他。当时就心想不知过两天还能不能看到他了。也许真的是有预感，他还是没挺过去。出殡那天去看他最后一眼，我站在他的尸体旁看着他，突然间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我再也无法和他交流了，他从这个世界彻底的消失了。他在我脑中只剩下一片片残影，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他的意识去哪了？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就有意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会时不时出现在我脑中，也许我永远也不可能想明白。基于这些我开始了《等待的生命》的创作。

《荒梦狂想》系列的画是我认为这次展览中比较成熟的，也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东西。火箭推进器是人类目前科技的一个巅峰的极致之作，它蕴含了人类全部的智慧，同时也肩负着人类探索未知的使命。但无论它是多么的伟大，最后也终将变成一具残骸，命运在开始时就已经注定。这幅作品蕴含了未知与宿命的结合。

《荒梦》系列中的宇航服是没有在公众视野中露过面的，他们只是最终成品的铺垫，画中的宇航服都有着各自的缺陷而无法完成它们的使命，结果是可悲的，但过程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在现实生活社会中像这种人也不占少数，画中的花从宇航服中生长出来又慢慢的枯萎，是对它的一种祭奠。

《荒梦狂想》中的鲸鱼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整个画面把我想表达的忧伤，绝望和无奈都呈现的比较完整。在我看来许多大型动物都有它的灵性，它的死亡不只是单纯的结束。其中还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动物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题材，这种不同于人类的生命无时无刻的存在我们身边。他们是《荒梦狂想No.5》布面油画 215x280cm 2012

完全靠身体的本能生存的生命。在我的想象中站在一头物理上死亡或濒死的大型鲸鱼前的时候，内心深处会受到的震撼绝不亚于视觉上的震撼。为了完善这种感官我选择在画面里面加上特别的东西就是声音。一般普遍意义认为画只是视觉上的东西，但我想用一种视觉的表现方式达到感官和内心的双重震撼。

《谜途》系列的创作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这组画的所有画面都是以一种很长的透视去表现，最终汇集在一个消失点上。《谜途》系列中的谜我使用的是谜语的谜。预示着在漫漫长路上我们会遭遇的是一种神秘无法预知的命运，一切的努力只为能解开这个谜团。《谜途》系列同样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写照。只有不断的解谜探索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空间站：听完你对自己作品体系精彩的解析，才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你的所有作品都透着的那种荒芜、悬浮、不安、滞空的感觉呢！

商成祥：大部分的作品都多少会蕴含着这种感觉吧。因为我喜欢制造这种悬而未决的氛围。我认为这种悬疑的感觉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而在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自身的潜力。在现代社会中不安的情绪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内心都会经常出现的，不安的情绪代表着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是弱小的。作品中带有的这种不安就会触动观者内心敏感的没有防备的地带，从而使艺术家与观者心灵上产生联动。

空间站：本次的展览作品中，有哪些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有特殊意义的吗？

商成祥：从一开始在美院时的创作主要是学习和模仿阶段，那个时期比较受周围人的影响，感觉也不稳定，所以那时候的创作也是处于一种单纯的记录状态，重点还是放在画的表面，加入的内心情绪很少，也不知道怎么把情绪表达达到作品里。那时候画看的倒是挺多，但好像受到的影响一直被隐藏，不是很快的反应到作品上。毕业后慢慢懂得多了，自己主观上可以分辨周围影响的利弊，有时创作的时候会发现跟一些艺术家有思想重叠的地方，但又无法避免，只能想更好的方法或超越或避开，这时就会自发的寻求改变，这种改变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改变，同时继续探索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要在寻找中不断的自我否定，最终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风格。

《腐蚀的生命》和《陨落》这两张作品我都想用一种人类制造的机械与有生命的大自然结合，做出一种矛盾的混合体。作品中出现的空调和直升机都是损坏的，一方面我是想用这种破碎与腐蚀的机械去表现孤独中带有伤痕的情绪，另一方面我又想让大自然的生机与死亡的机器产生强烈的对比。画面中变形的直升机正如同我们被挤压变形的生活是那么的无助和无力，而另一张画的空调则是在风雨之后慢慢的开始被腐蚀与消化，预示着生活中人们精神上长期经受的苦难煎熬。

《你在烦恼什么》中的两幅画都画的是飞机驾驶室，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很难搞懂每个操作杆和仪表的作用。画面中密集而繁琐的仪表盘就是代表着人们复杂的情绪，而窗外的砖墙则是阻碍我们前进而不可轻易逾越的障碍，带有天空的海报也许提示着我们梦想与现实的距离，也许是提示着一切希望也只不过是一场空想等等。这片虚假的天空真正代表的可能只有观者自己知道。

《荒梦》系列中的坐电椅的人，蘑菇云，牛骨头和碎肉，还有枯树，是我为这张画准备的道具，通过他们之间不同的组合能表达的含义也是多种可变化的，这样画中蕴含的意义可以更丰富的得到体现，我也希望这张画能给每位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

《对话》这张作品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通过大海的特殊神秘感可以赋予画中椅子更多的力量。再加上海与天空中乌云的模糊交际而呈现的混沌感就更能突出体现画面的张力，使观者脑海里出现无尽的回声。

其实真正的艺术品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带给观者的不只是感官上的享受，其中还蕴含了艺术家的情绪与智慧，最终作品将与艺术家达到一种合二为一的境界。

空间站：很欣赏你这种对自己每一步的迈出都无比明确与坚定的性格。那你现在是否已经明确自己的艺术理想和道路了？比如一直继续突破自己的油画创作还是希望更多元的尝试当代艺术的可能性？有具体规划吗？

商成祥：走艺术的道路早就已经明确，而我也将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油画我认为只是艺术的众多表现手法之一，我觉得艺术家需要有一颗懂艺术的心和会发现艺术的眼睛就足够了。所以无论是什么表现手段只要能把艺术家想的东西表达的生动完整，富有生命力就可以了。如果绘画一直是我认为最能表达我想法的载体，我就会一直画下去。假如当有一天我发现了更好的表达方式，尝试也是必然的。